

醒着的 望夫云

● 红高原文学丛书 ●

作者·张焰铎（白族）

● 云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张焰铎（白族）



醒着的 望夫云

云南人民出版社



醒着的望夫云

张焰铎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875 字数: 109,000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222-00827-6/I·200 定价: 2.60 元

序

梁金泉

云南的丰饶、神奇、美丽举世闻名；云南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也以其独特的题材和风格为世人瞩目。前些年，由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存在某种程度的迷乱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文艺发展中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也有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说到云南文学的发展，就其总体、主流来说还是好的、健康和进取的。云南各民族作家较多地注重于植根本土，扎扎实实地开掘生活，逐步提高自身的艺术功力，辛勤地进行创作劳动。如果我们作一次检阅的话，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实绩已甚为可观；还有一个尤为令人兴奋的事实是：一大批各民族青年作家跻身到文学的队列中来了。一些从未有过书面文学的少数民族有了自己的作家，甚至作家群体。他们的作品带着浓郁的边疆民族生活气息，使人耳目一新。或许，他们的作品还算不上是鸿篇巨构，奉上的只是一朵小花，一株弱草，但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

为了扶持各民族青年作家，将他们的创作成果介绍给文坛和读者，同时也为着帮助他们及时总结经验，进而促进云南文学创作的繁荣，云南省文联、作协云南分会、云

南文学院与云南人民出版社通力合作，又得到全省各专州、县文联的大力支持，编辑出版了这套《红高原文学丛书》。它的宗旨之一是为青年作家出“第一本书”，就出书的对象来说，当然还是有限的，但推出这个“处女书系”却是必要的，它将对我省青年作者，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作者起到鼓舞作用，并将成为他们展示自己风采的文学舞台。第一本书是一个起点，面前的路还长。我们寄希望于青年作者，我们又严格要求于青年作者，希望他们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坚持主旋律，贴近现实生活，讴歌时代精神，赞颂人民群众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丰功伟业。与此同时，自觉地陶冶自己，使自己健康地成长起来。

“一自高丘传号角，千红万紫进军来。”云南是祖国的一块宝地，具有丰沃的文学土壤。各民族跨世纪的飞跃，丰厚的民族民间文化积淀；雄奇的古代、近代和革命历史；特别是当前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现实生活，都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和素材富矿。希望我省有志气的作家们，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施展自己的才华，创作出丰富多采的文艺作品来，弘扬云南民族文化，为各族人民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乃至为中华文化奉献独具特色的瑰宝。这应当成为各民族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神圣的职责和使命。趁《红高原文学丛书》的出版，我愿表示这样殷切的期望。

1990年10月24日

目 录

香嫂·····	(1)
软磨·····	(12)
彩月·····	(29)
酒宴·····	(48)
他将走向远方·····	(61)
醒着的望夫云·····	(79)
石榴·····	(95)
夸张的真诚·····	(99)
始终如一的谨慎·····	(102)
永不消失的诚实·····	(105)
老尖尖和小九九·····	(108)
奇婚记·····	(125)

香 嫂

“马善挨人骑，人善遭人欺。你呀，香嫂，就这‘善’字坑了你！”

“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凉着。这般疼爱，又不是前世差他！”

“离了他就过不出来？真不怕人家笑话你没见过男人！”

“……”

一窝妇女叽叽喳喳，越说越起劲。黄昏时候的树林子，一蹦一跳的雀鸟也不会吵得这么凶。

围站在中间的香嫂，只是用手背浅浅地遮着嘴，吃吃笑着；腴腴里含有庄重，柔顺里藏着狡黠。见女伴们叫骂得辛苦了，渐渐冷落下来，她才放下手，露出一嘴雪白整

齐、象石榴籽一样晶莹放亮的牙齿，不紧不慢笑说道：

“你们尽冤枉好人。人家样样家务事都做；不上广播不上报表扬，就算对不住人家啦。”

就象比见了铁树开花马生角还稀奇，女伴们惊诧得大眼瞪小眼，你望我，我望你。香嫂红下脸，垂下眼帘儿，低声细语道：“要不相信，就去家里瞧瞧……”

这窝叽叽喳喳的妇女顿时啥也没说，便跟着香嫂越来越快的往家里走。真的，就是去参加欢乐不尽的绕山林，去赶中外闻名的三月街，她们也不会这般齐整，这般勿急。

香嫂嫁给香哥以前，那香哥，是村里出名的头号“懒人”：爹妈早死，光棍一条，“文化革命”辍学回家，守着一座小院，只图混个温饱；闲下百事不干，只抱着书本死瞧。香嫂嫁他后，他又成了村里出名的头号“福人”：家务事从不染手，社办厂下班回家，仍然抱死一本书；香嫂收工回去忙得团团转，有时还要茶喽水喽地伺候他一下。有人说这是“天福”，有人说是“艳福”；福来福去，以至有些孩子手脚不勤紧遭父母咒骂，一不服气也会堵塞道：“哼，懒人有懒福！——香哥照样过得舒服自在。”

两口子的独家小院座落在村子边上，进出人少；但凡进去的人，都要或多或少带出一点儿轱事。说香嫂怕妨碍香哥读书，总是一个人坐到另一间房里做针线，有次不觉不已哼起调子来，猛听见香哥房里有响动，以为搅扰了他，忙伸伸舌头闭紧了嘴。又说有一次她用一本书夹绣花的剪纸

花样，香哥竟把书一把夺回，拍着书面，说那是一册现时再也无法买到的珍本，没有包封皮保护就很不应该了。香嫂红着脸不吭声，过后呢，竟悄悄地把香哥所有的藏书都用牛皮纸封上了书皮……

香嫂的贤惠理所当然地传开了——洱海的浪，总要托船；苍山的树，总要歇鹰嘛！只有香哥一如既往，无动于衷；再一细瞧，那不理不睬的神气里，还隐隐约约有一股“三间小瓦房，进由我，出由我；一个巧媳妇，主是她，奴是她”的味道。乡亲们对此多有非议，妇女们首当其冲，说她不该把走了味的酸腌菜当成盖面肉，犯不着把那尊不食人间烟火的佛爷爷供在香案上。香嫂听完，淡淡地笑，笑完，无其奈何地诉道：“……懒是懒点，处人处事也粗心，不知人情世故。不过人家烟、酒、茶全不沾，菜饭衣着一点不讲究，只有这么一点读书的嗜好，咋好忍心尅扣人家？”

提到别样还好些，提起读书，妇女们更忿忿不平地嚷。香嫂反倒劝起她们来，说香哥自小是孤儿，最欠缺最短少的就是家人的温爱，只怕是她命中注定要把香哥自小最欠缺最短少的，一五一十加倍补还给他……

年纪轻轻的就认了命，疼她惜她的姐妹们还能说啥呢？只能冲她苦笑，摇头，叹气。

以前吃大锅饭，做活一窝蜂，虽然日子越过越穷没奔头，人倒挺松快。苍山洱海这架天生地就、万古不磨的大钟架反正靠得住，太阳升上洱海两竹竿出工，隔苍山一竹竿

收工，中间剩下的几竹竿就象钟表上不多的格子，高低混混就打发一天的活计。那时回家干点家务，妇女们只当脚面水，随便踩了。现在呢，联产到组一搞，责任制一落实，出工干活两个样，回家再干家务就累不赢。别的妇女有婆婆、妯娌、孩子；香哥香嫂两口子，担子就香嫂一个人死死挑着。更奇的是，香哥现在看书也看得更紧，区区家务事更不在心里眼里了。

香嫂已经够苦了，况且还有别的风潮席卷农村，席卷这个小小的家庭。无休无止的运动，斗争；斗争，运动。有的盯住整人，有的等着挨人整，大多数在夹缝里提心吊胆做人。斗争的弦，头脑的弦，心上的弦，都绷得紧紧的怕断了。现在一松下来料理日子，大伙才发现立足多年的战场原来搞成了七零八落的荒原：房子该盖了，畜圈该修了，围墙该补了，花台暂先不说，厕所也该在哪个角落来上一个了。不等列入国家计划，更不等财政拨款，农民自筹资金搞基本建设的热浪风起云涌了。香嫂对原来心满意足的小院也发现了不少缺陷：三间小瓦房该翻修了；合坎该重新砌了；下雨泥汤泥酱、天晴起灰的天井不用砖铺，就该打水泥地坪了。她喂了猪，养了鸡，还准备养奶牛做乳扇，也筹点资金搞点基本建设。家务事悄悄地实现了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生活性质的家务变成了生产性质的家庭副业。但不管怎么变法，香嫂把担子一个人死死挑着始终不变。

作业组做活经常是天黑完黑尽、小星眨眼才收工，香嫂在田埂上摸着夜路，深一脚浅一脚抢在前面赶回家的样

子，实在让姐妹们心疼。做活处一摆起家常，妇女们就抱不平，冲她嚷叫。先她淡淡地笑，不说什么，后来呢，干脆替香哥辩解：社办厂也搞了责任制，香哥也很劳累，挑惯的担子还是她挑着好。事情在这个从不多言多语、好象什么事情都可以忍受的好性子的媳妇身上，竟闹成了这样：仿佛这窝妇女会相信太阳从西边的苍山出来，就是不相信香哥有朝一日会替香嫂干家务；桃花会成白的，李花会成红的，香嫂永远不会改变自己一个人茹苦负重的命运……

“哈，火烟！火烟——”一个姑娘突然惊叫起来。

顺她高高举着的手臂，妇女们远远地望见香嫂家的烟囱突突地冒着晚炊的火烟。简直是出现了令人不能相信的神话般的奇迹，她们一个赛一个地朝香嫂的小院跑起来。院墙外边依稀闻到了饭菜的香味。推开院门一看，只见香哥腰系围裙，正用猪食棒敲着大铁盆，“扭扭、扭扭”地唤猪吃食。随唤声奔来的，岂止是两头肩脊宽宽、屁股溜圆的约克猪，还有一群肥崩崩的洛克鸡搦翅膀撒腿相跟着。

妇女们惊喜得一下子堵在大门口要笑香哥。有几个故意揉揉眼睛，好象还不相信眼前的奇迹似的。有几个指手画脚地说香哥在石磨上睡了这多年，今天总算想转了。有两个调皮的姑娘，干脆唱起调子奚落道：“十年难遇一个火烧天，今朝也见你香哥老爷喂猪鸡。”……香哥什么应酬答对都不会，只是一付尴尬相，极难看地笑着，不自然地请她们进屋坐。她们却趁香嫂不备，把香嫂一掌推拢他，

哗哗嚷笑着，一哄跑走了。跑进村里还在哗哗笑。这次不是笑香哥香嫂，是笑自己；原来人世间万事万物都会改变，她们错啦！

跟着又出现了新的奇迹。

栽插完毕到薅秧开始，香哥回家埋头家务，香嫂吃吃饭，搦下碗，换换围裙和领褂，女伴们便来约她挨家挨户地串串，闲闲。她消消停停从村边的独家院走出来，竟会象刚刚揭开盖头的新娘那样引人注意。不久，乡亲们就发现这女子聪明灵透，端庄美丽，内秀外也秀，简直是一颗冤冤枉枉埋没多年的珍珠。

首先她绣得一手好花。不仅教女伴绣一般的花鸟虫鱼，还绣大理三塔，苍山云雪，洱海鸥帆，硬把举世闻名的苍洱美景维妙维肖托到花案上，让生活在其间的乡亲们也惊叹不止。其次她还会讲故事。《望夫云》南诏公主为情人舍身化云，《火把节》柏洁圣妃因恐惧失去爱情手里摇曳的火把，她颤着泪声娓娓讲来，讲得人人都尝受到南诏公主、柏洁圣妃爱情无法圆满而又厮守着一腔情爱的悲苦。在苍山找望夫云，在洱海找玉白菜，蛇骨塔前寻觅舍身立功的英雄的遗骨，蝴蝶泉边望见舍身化蝶的情侣的影子；只因苍洱大地得天独厚，集仙境尘世于一体，熔神话现实于一炉，弄得白族人都有点痴情傻意。但听罢故事，望着苦泪涟涟的香嫂，乡亲们还是有些费解：一个没有半点痛苦爱情经历的年轻女子，怎么会把爱情的痛苦讲得象自己刚刚遭受过的一样？而从洱海东面她娘家村子来的一

位大婶还说她是唱调子的好手：白族调的南腔、北腔、海东腔，都能字正腔圆、有板有眼地一一唱来。人们不信，想叫她试试，在村口大青树下捉住了她。她抿着嘴儿羞怯地笑了一阵，拉拉围裙，咬着嘴唇沉静下来开口唱了大理坝子世代流行的一支情歌。她越唱越深情，越唱越象情歌里那个婚姻极不幸福的女子。特别结尾两句：“不怕虎生三张嘴，就怕妹有两条心。”简直象在心里关了多年再也关不住而冲出来的对难以结合的情人的誓言：又忧怨又缠绵，又揪心又撩人……

生活一下子在她面前热闹开了：城里待业知青的刺绣组聘她当老师；公社业余白剧团邀她当演员；有立体声收录机的大队广播站，约她任每晚民间音乐节目的歌手……。与这一切相反，那些细心的女人，精明的小伙子，以及爱情上折腾摔打过的人们，都没来凑热闹，却不约而同把静静的目光注向香嫂心灵深处。

村里常嫁走这样的姑娘，也常娶来这样的媳妇：她们离别自己村庄的热土，丢下父母，丢下兄弟姊妹，也丢下一去不返的纯真的爱情和少女的初恋，勉勉强强去同一个不怎么喜爱的男人结婚——这种过时的悲剧确属反常；但这多年极为反常的生活，却使比这更深刻得多的悲剧得以重演。这些女子的道路大致有三条：坚强的心胸深沉的深谙人间辛酸苦辣的女子，尽管深刻地意识到生活在不幸福之中，但也严格地默默地规范自己，尽善尽美履行母亲和妻子的义务，把给过人的少女的爱和人生只有一次的初

恋，深深埋在心底，平时任何人不知，只在特别牵动感情、极为微妙的场合，才让人察知一二。生性驯良思想单纯的，光阴荏苒，时过境迁，随着同丈夫建立感情，建立新家，渐渐淡忘了往事，回村见到旧时的恋人也只是不自然地笑笑就过去了。而那些恋情特深，对丈夫又越来越不满意的，有的同旧日的恋人藕断丝连继续暧昧下去，有的另寻新欢；前者酿成悲剧，后者堕落，这条路是最为险恶的。听了香嫂的故事和调子，联想到她的心性和同香哥过的苦苦磨磨的日子，人们隐隐约约觉得她有点象第一种人。既然紧紧关闭的大门露了缝隙，人们自然就希望缝隙更大些，看看里面的东西。

生活有时象爱搞恶作剧的孩子那样捉弄人。正当人们明明暗暗在深一步窥测香嫂的内心世界时，更令人惊奇不解的事却发生了：没等第一道秧藕完，香嫂重又回复原样：一个人挑起家务担子，收工后再也不跨出家门了。

一下子什么样的猜测和议论都有。先是绝大多数指责香哥；后来呢，一种议论渐居主导：认为香嫂这样轻易就范，准是香哥也看出了破绽，或是香嫂早就有软处捏在他手里。作业组的一窝妇女更认为是台大事，比谁都想不通，比谁都按捺不住。终于在第三天晚上，邀邀约约，各怀一腔心事，闯进了香嫂家。

这是个没有月亮只有星光的夜晚，墙根脚栽了香椿和一排无花果的独家小院，显得比往常更沉寂。对着半掩的大门，正是香哥和香嫂的房间。雕花格子纸窗透过明亮的电

灯光，凝着两个人略微晃动的剪影。一看就知道，戴顶干部帽的是香哥，辫子盘着压在头巾上的是香嫂。一对影儿晃晃动动地凑得那样近，几乎嘴亲拢嘴。这些比男人还喜欢闹新房的白族女子，顿时把什么事都丢朝一边，油然涌起新婚之夜听壁脚的情趣，一个朝一个打打手势，悄没声儿一齐溜到窗根下。

“……你这个孤儿，从小可可怜怜都没丢开书本，文化革命那么乱，还一个心眼求学问。你说明年春天社办厂也要考技术职称，这不是眼看就要熬通了头！我再苦死累死，也不忍心瞧你半途而废。”

“不过孩子，已经结婚了五六年……”

“还是你自己挂在嘴边的：等你成了工程师，等你设计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象我们的苍山洱海，象我们的大理石一样有名。要是真有了孩子，孩子长大了，我这个当妈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他，就是要他记住：为什么爹妈结婚了这么些年才要他！”

“你真是陪着我把什么都丢开了，连绣花的花案，连你的故事，你的歌。”

“你真傻，这些想丢也丢不开。只不过又跟从前一样，一个人在心头画，在心头讲，在心头唱。你莫学我的那些姐妹，老为我不平，好象不干家务就欠了债似的。说真的，你这个可可怜怜的孤儿，读书相公不象，盘田人不象，群众怎么看你也不管我不格外护着你点，还行？……”

妇女们象被谁猛推了一下，一个个轻轻立直身子，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屋子里没有一点声音。屋外也是一片静默。这当儿只听香嫂又讲道：

“秋重了，夜晚凉寒，托人去外地给你买了件毛衣。苦一天活计我贪早睡，你深夜读书穿着，就当我还热烘烘地陪着你。”屋里有响动，大概是香嫂把毛衣取来披给了香哥。

屋里又骤然静下来。香哥一定激动得什么也不会说，只是遍身细细地端详着妻子。果然，他叫起来：“你的铜链呢？”

没有回答。屋里没有一点声音。但香哥清清楚楚地知道了：妻子背了他变卖了铜链，替他买了毛衣。眼下正是夫妻之间根本不能用言语表达的感情高度交融的时刻，这时候，上无老，下无小，又是这样一对年轻恩爱的夫妻，紧紧地拥抱、亲嘴，或者做出夫妻场中更加放纵感情的事，也是难免的吧！要说听壁脚，这才是最精采的时刻呢！但是作业组的姐妹们，却一个跟一个，一声不响地退向大门，一心想站在远处重新凝望一下香嫂的剪影。纸窗上的灯光却不知什么时候灭了。但她们自己也奇怪，她们还是好好站着，竟没半点儿女情长，更没半点听壁脚的情趣，倒暗暗生出越来越多的祝福和祝愿……

没有几天，作业组长改选。妇们们一心要选一个信得过、能挑得起重担的人。忽然，她们异口同声嚷：“香嫂——！”嚷出来她们马上后悔了，就象做了什么对不起

香嫂的事情似的。但她们又不想改变自己的意愿。香嫂蹙着眉，坐在田埂上捏着一个土块划拉着。静默了老大一阵，她轻言细语答应了下来。当然，她不会辜负姐妹们的希望，苦战四个月，在薅锄管理上下了硬功夫，大春分配这个组的稻谷比别的组多分了二至三成。

冬尽春回，香哥的技术职称考试一天比一天临近，香嫂除了率领全组，更把家务担子死死地挑着。与桃红柳绿、莺歌燕舞极不协调的是，她消瘦了，日渐一日憔悴下来。同那个绣花、讲故事、唱调子昙花一现似的年轻端庄的女子，简直判若两人。活计十分繁忙苦累时，姐妹们就怕她支不住，担心她出意外，常常忍不住偷偷用眼角瞟她。一见她咬紧牙关、缄默坚毅、深沉执著的样子，她们就一阵冲动，就仿佛听见她正用白族女子世世代代比天地久长、比山海亘远的情愫，对香哥，对明天，对越来越了解她的姐妹们，不停歇地反反复复地哼唱着：

不怕虎生三张嘴

就怕妹有两条心……